

CHINESE ECONOMY 别误读 中国经济

事实和数据给你答案！

[英] 罗思义 (John Ross) ◎ 著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辨清中国经济前行方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CHINESE ECONOMY 别误读 中国经济

事实和数据给你答案！

[英] 罗思义 (John Ross) ◎ 著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大势
辨清中国经济前行方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误读中国经济 / (英) 罗思义 (John Ross) 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2

(人大重阳智库作品系列)

ISBN 978-7-201-14289-0

I. ①别… II. ①罗…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7391 号

别误读中国经济

BIEWUDU ZHONGGUO JINGJ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刘敬文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 倩
装帧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烨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4
字 数 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序 言 中国经济思想已超越西方	1
第一部分 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	
01 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国情还是普适规律?	27
02 在全球新常态下政府投资是中印两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44
03 中国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55
04 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67

第二部分 中国经济新常态

05 西方经济“新平庸”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 173

06 中国有些人不懂真正的市场经济 182

07 为何西方会遭遇硬着陆而中国不会 187

第三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8 要完成 6.5%的年增长率不能误读“供给主义”
..... 199

09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吸取“里根经济学”
的教训 212

10 西方经济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对中国大有
裨益 223

11 中国“互联网+”要吸取美国教训 237

12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企何去何从 241

第四部分 “一带一路”倡议

13 “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大趋势 249

14 “一带一路”凸显中国思想领导力 252

15 亚投行:为什么美国的“零和游戏”输了
..... 257

第五部分 中国与全球治理

16 APEC 峰会: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 VS.美国
零和博弈 267

17 举办 G20,中国期待设置全球议程 275

18 G20 是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 280

19 不要只关注上合“朋友圈”内的事 286

第六部分 中美关系

20 中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唯有足够强大
..... 301

参考文献 309

后 记 我为何对中国经济如此痴迷?
..... 315

序 言

中国经济思想
已超越西方

美国新保守派与经济民族主义者 挑起中美经济对抗的行动对中美来说是双输

本书将为大家呈现从改革开放到中共十九大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及内在逻辑。笔者是西方经济学者,曾在二十多年前准确地预测到中国当前的成功、西方经济体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鉴于中国表现出快速崛起势头,美国新保守派和敌视中国的其他势力正试图阻碍中国崛起。26年前的1992年,笔者发表的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①的文章,准确预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会取得成功,俄罗斯遵循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休克疗法”将会遭受失败。笔者现为中国新型智库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简称“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是人大重阳的首位全职外国雇员。

当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唱衰中国,不断预测“中国即将崩溃”却总遭受失败时,笔者能准确预测到中国经济将长期取得成功基于三点:首先是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中国经济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国际角度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成就进行比较;其次,深入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理论;最后,运用现代西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验证中国经济理论。这使得笔者可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及与此相关的理论。

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从经济增速、生活水平增速、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所惠及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与减贫成就等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惠及

^① [英]罗思义:《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93ebc80101lo3h.html。

中国,也惠及全人类。此外,本书将证明,中国经济取得成功是由于中国经济思想优于西方。也就是说,中国不仅经济表现优于西方,经济思想也优于西方。

改革开放 40 年,在中国取得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西方经济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便一直长期缓慢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将这种现象称为“新平庸”(New Mediocre)。换言之,两者的经济表现大相径庭。遗憾的是,美国新保守派和其他敌视中国的势力对此不但不反省,反而错上加错:不是设法加快自身经济发展速度,包括借鉴中国成功的经验,而是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美国新保守派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挑起中美经济对抗的行动,对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来说是双输,而非双赢。

在此框架内,本书还将为大家呈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现状,对如何避免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按照世界银行界定的国际标准,10 年内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予以分析。但这种分析均是基于中国和国际经济政策和理论的基本框架。相信这有助于大家了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什么是拉动中西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本书的研究方法是: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系统性的实证论述。这必然得出中国新常态与全球“新平庸”的分析结论。下文将对这种相关性所带来的重要地缘政治结果,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分析。

中国新常态与全球“新平庸”

因为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聚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序言将把这些问题与历史趋势相结合进行分析,这也有助于完成另一个任务。

对个人而言,适度的谦虚甚至哪怕是过度的谦虚均算是一种美德,但对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这种重要的事情而言,谦虚就不能算是一种美德——对世界而言,没有什么比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更重要。对这种严肃的事件而言,不管乐观主义抑或悲观主义都非美德,唯有现实主义才是美德。脱离中国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成就的背景,恐怕无法正确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全球“新平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以及中共十九大所确定的其他内容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准确评估也表明,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关。这在本书不同部分都有所呈现。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常态源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与西方经济体当前缓慢增长之间存在强烈而直接的相关性。这一事实说明,经济分析要将当代经济问题和现实经济政策的长期趋势相结合。这种相关性源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 1978—1980 年间几乎同时确定新的发展道路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结果的事实。1978 年,中国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带领下启动了改革开放;1980 年,西方在刚当选美国总统的里根的支持下着手起草“华盛顿共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是 1978 年启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与“新平庸”,同样是“华盛顿共识”所引发的持续效应。

这也为了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七国集团(G7)为应对 2008 年以来的“新平庸”,所采用的失败的需求侧政策的鲜明对比提供了一个框架。这种反差再次直接延续早前的趋势。实证研究证实,正如本书详细分析所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表现远优于“华盛顿共识”,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因为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是

中国共产党的智慧结晶,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经济实际表现优于“华盛顿共识”,而且自邓小平和陈云起发展而成的经济理论政策也优于“华盛顿共识”——事实上,这两者密不可分,因为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

在经济学中,要严格执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遵循符合客观经济现实的政策,那么它们必将取得成功。反之,它们将遭遇挫折。因此,本序言将简要分析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和基本趋势。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完胜“华盛顿共识”

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所发生的事实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性。1978—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5%,世界平均水平为2.9%,发展中国家为4.2%,美国为2.6%。中国经济增速快于世界上任何主要国家,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速最快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主要经济体。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近一段时期的基本特征,中国表现远优于所有主要竞争对手的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除正面因素外,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苏联发生的负面事实也印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政策试验之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正确性。这归功于中国采用与苏联截然不同的政策。

中国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经济政策——一项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确切地说应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政策获得巨大成功。1978—1991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1%,世界平均水平为3.0%,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为3.3%,美国

这一数据则为 2.8%。与此相反的是,从 1992 年起,苏联所采用的战略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奉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抛弃社会主义的“休克疗法”,而非中国成功的改革政策。中国与苏联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在当时引发了国际大讨论。从中国启动经济改革起就一直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笔者曾直接参与这些国际讨论,并于 1992 年发表了一篇比较中国经济政策与“休克疗法”的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成功,而俄罗斯怎么会落败?》。

很少有事实如此明显地印证中国理论的正确性和西方“华盛顿共识”的错误性。1991(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年)—2017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 9.4%,遵循“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俄罗斯这一数据则仅为 0.8%。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结果更糟——1991—2015 年,乌克兰 GDP 年均下降 1.5%,2017 年乌克兰 GDP 仍比其 1991 年水平低 33%。

相比于中国成功的经济政策,苏联所采用的世界银行和 IMF 等西方经济机构所主导和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华盛顿共识”,导致俄罗斯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1991—1998 年,俄罗斯 GDP 缩水 39%。中国所遵循的自邓小平和陈云起发展而成的经济政策,不仅使中国免于遭受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类似于苏联的经济灾难,也使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主要国家中最快的经济增速。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两条路:或者继续选择帮助其取得史无前例经济发展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那么中国将有机会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按照世界银行标准 10 年内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或者选择导致西方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陷入“新平庸”的“华盛顿共识”发展道路,那么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新常态,及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会遭遇失败。

正如本书将要分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过渡到高收入经

济体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直接产物。从政策实践和经济理论两个角度来看,这印证了本书和笔者以前所写的文章和作品的分析,即中国道路是成功的。

苏联解体对中国的启示

比纯粹的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中国选择正确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实际效应不仅关乎中国人民,也关乎其他国家人民。认为“人类发展经济的现实目标仅仅是建造高楼大厦”的想法,是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正如中共十九大所强调的,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和个人渴望创造高品质的生活有很大的关联。这很容易举例说明。

众所周知,平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人类总体福祉的最敏感指标,因为其涵盖了所有正面因素(高收入、良好的医疗保障、高等教育、环境保护等)和负面因素(贫困、糟糕的医疗保障、缺乏教育、污染等)的影响。全球数据显示,70%以上的预期寿命是由人均 GDP 决定的,因为人均 GDP 不仅直接影响到收入,也是人们了解一个国家医疗、教育和环境保护能力的有效工具。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62 岁,中低收入国家为 67 岁,中高收入国家为 75 岁,高收入国家为 81 岁。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相差 20 岁——这反映了人类的繁荣和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改善。按照划分标准,中国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但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76 岁)已超过该组水平。如果中国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那么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有望进一步提高 5 岁。总之,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是事关重大的生死问题,反映人类和社会状况。这是为何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深远影响,而非抽象的经济问题的原因。这是为何“以人民为中心”成

为中共十九大报告的核心概念的原因。

这同样适用于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消费。国际上超过 80% 的消费增长是由 GDP 增长决定的。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取得成功,那么中国就不可能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生活水平。高收入国家的环境保护、抑制污染和许多其他措施的标准均远远高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保护和改善环境需要付出一定的财力和物力,高收入国家更为关注和有能力承担这项成本。总的来说,经济增长当然并非政策的最终目标,而是尽可能快地促进人类生活水平可持续增长。如果生活水平可持续增长与经济增长发生冲突,那么必须优先考虑前者。但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生活水平条件密不可分。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①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10 年内按照国际标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仍然是中国政策的基本目标。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也和中国的民族复兴密不可分。1949 年后中国最具决定性的转变之一,是壮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已如此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对中国动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要知道一百多年前中国还经常遭到其他国家攻击。1949 年之后,即一个多世纪后,中国才首次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进步!

要看清中国奉行正确的经济政策、拒绝“华盛顿共识”是多么的重要,就有必要再次对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苏联遭受的国家灾难作比较。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缩水近 40%;1998 年其男性预期寿命下降 6 岁,仅 58 岁;2016 年俄罗斯人口数量仍比其 1991 年

^① 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0 页。

水平减少近 400 万。

分裂主义势力摧毁了苏联，使得俄罗斯从主导一个人口 2.9 亿的国家变为人口 1.44 亿的国家。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车臣、格鲁吉亚、乌克兰相继发生重大战争，造成恐怖主义猖獗，并一直持续到现在。总之，俄罗斯所遭受的不仅是经济灾难，更是社会灾难。因此，13 亿中国人的命运，以及中国是否能实现民族复兴，取决于中国是否能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即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拒绝“华盛顿共识”。这说明，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理论都具有优越性。

中国特色与普遍规律

1978 年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奉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普遍遭受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让笔者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普遍经济规律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笔者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自身乃至那些深受中国影响的国家的表现均优于奉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本书第一部分的主题“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应运而生。笔者也曾任拙文《中国经济增长是特殊国情还是普适规律？》中提及这个问题。相信这有助于大家了解新常态与“新平庸”——中国的特殊经济国情与全球趋势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分析的首个要点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万物皆有其特殊性。中国思想家与欧洲思想家均曾对这一事实作出阐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引用过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的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①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

① 习近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59 页。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是指:一切皆流,无物常驻。他的这句话和孟子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欧洲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和莱布尼茨(Leibniz)均证明了这一原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万物皆有其特殊性”的事实说明,中国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的关系,即中国特色和普遍经济发展规律的关系都具有独有的特征。

中国特色

中国不仅将其整体制度描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精确地将“中国特色”细化到其他层面,比如“中国特色法律体系”“中国特色工业化”“中国特色城市化”以及“中国梦”。^①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强烈坚持中国特色——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且也指出:“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②经济规律本质上具有普适性。了解“中国的独特性与其所受制的普遍经济规律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这一点至关重要,认为“每个国家都具有其特殊性,经济规律具有普适性的说法相互矛盾”的观点是错误的。

每个经济体的基本结构要素(消费、投资、储蓄、初级产业、制造业、服务业、贸易、货币等)都具有普遍性。但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这些要素如何组合并相互影响,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来说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

① “中国特色”的分类出自于温家宝在2011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英文链接见《华尔街日报》的英文博客版《中国实时报》(China Real Time);<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1/03/05/china-npc-2011-reports-full-text/>,中文版链接见新华社报道;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233.htm。“中国梦”这个词则出自于习近平讲话。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